



花火

艳恋天下

高潮迭起

艳杀天下
步步惊心

祸君倾国

情爱大戏



【作者简介】

西西东东

生于鱼米之乡。懒散又爱做梦的宅女一枚。无意中开始写文，无意中爱上写文，无意中沉迷写文。愿书写脑中故事，漫绘心中情感，与众知音分享那一份爱恨痴缠。



责任编辑：胡如虹
出版统筹：李晶晶
特约编辑：刘砾遥
装饰设计：刘 艳



魅丽出品 必属精品



艳声

下

西东东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艳杀天下. 下 / 西西东东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38-7494-7

I. ①艳…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995号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300000

印 张: 16.5

出版时间: 2011年5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胡如虹

出版统筹: 李晶晶

特约编辑: 刘砾遥

封面设计: 刘 艳

ISBN 978-7-5438-7494-7

定 价: 19.8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Contents

目录

- 
- 
- | | | |
|-------|---------|-----|
| 第二十章 | 逃离皇官方 | 001 |
| 第二十一章 | 绍风之死 | 013 |
| 第二十二章 | 追杀 | 025 |
| 第二十三章 | 继父白玄景 | 037 |
| 第二十四章 | 公子殊言 | 053 |
| 第二十五章 | 招婿为皇女 | 063 |
| 第二十六章 | 真的死了 | 077 |
| 第二十七章 | 公主惠 | 091 |
| 第二十八章 | 母亲的儿子 | 103 |
| 第二十九章 | 『五色』之黄律 | 115 |



目
录
Contents

第三十章	我非良善	129
第三十一章	霸道的帝	141
第三十二章	『五色』有价情无价	155
第三十三章	南临駙马秦卿	169
第三十四章	求婚	183
第三十五章	悔恨终生	197
第三十六章	穿心箭	213
第三十七章	不信人间有白头	225
第三十八章	天下最穷之人	239
第三十九章	倾国	249

第二十章 逃离皇宫

倘若当时你一心骗我到底、将我推上绝路，我会欣赏你的狠绝无情，心无旁骛方可成大事；倘若你为了我不顾奕家带我出宫，我会欣赏你的情深意重，倾心相报，不负真心。可惜你一边放不开家族利益，一边斩不断私心挂念，这等优柔寡断之事，只会让我——瞧不起！

——晏倾君





祁燕一怔，扫了一眼那便笺上的两个字，看不出什么端倪来，不明白晏倾君为何突然决定去南临。

“东出云锦南出纸墨！”晏倾君将便笺拽在手里，话音刚落便打算起身。

祁燕闻言，明白了晏倾君的意思。东昭盛产精美的云锦，而五国内所用的纸张几乎都出自南临。刚刚那便笺纸面光滑，触感如丝，初时她未注意到，被晏倾君这一提醒，方才想到，即便是在祁国皇宫，也未曾见过的。

“而且‘下为南’。”晏倾君又补充了一句，面上是掩不住的欣喜。

祁燕颌首，“阿倾”二字特地写在便笺的下方，既然是“南”，这纸质又如此特别，自然是直指南临了，但是……

祁燕抓住晏倾君欣喜得有些无措的身子，微微蹙眉道：“倾君，你冷静些。你要现在走？”

晏倾君怔了怔，反手握住祁燕的手，点头道：“现在！马上！”

“可是……”

“落霞，现在绝对是我们离开的最好时机！”晏倾君毫不犹豫道。

祁燕见她如此坚定的神情，未多问，拨亮了灯芯，随着她一起收拾东西。

晏倾君凝神，今夜走，便是想走得出不意。

今夜自己的罪名还未完全洗脱，结果需等明日续审，晏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会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出逃吧？

但是她不得不逃，否则即便她出宫找母亲，晏玺知晓她的行踪，必定找人盯着，不仅是自己，将来找到母亲也是处处受制于人！

“栖云殿失火，倾云就在隔壁，禁卫军今夜遇过一次刺客，一次失火，忙碌过后应该会精神松懈，你带着我出宫……有几成把握？”晏倾君一面换上黑衣，一面与祁燕低声道。

祁燕并未回答，只是拉着晏倾君，踏着轻缓的步子便往外走。

月已下中空，刚刚“热闹”过的东昭皇宫殿显得尤为静谧，月光清亮，树影婆娑。

晏倾君被祁燕背着，趴在她耳边低声指路。祁燕之前便在皇宫里探过几次路，这次二人的动作明显比第一次娴熟且更有默契。而经过大半夜折腾的禁卫军，果然都有些精神不振。

二人顺利地躲过禁卫军，到了偏西的一处宫墙边。晏倾君皱着眉头，仰首看了看那暗红色的高墙，勉强见到暗光流淌的琉璃瓦，低问道：“你背着我……翻得过吗？”

祁燕未语，同样抬首看了看宫墙，抓紧了背上的晏倾君，深吸一口气，运功，发力。

噼啪——

两人险险地落在了宫墙上，却是踢下一大片琉璃瓦，发出清脆的破碎声，在寂静的夜里尤为响亮。

晏倾君暗叫糟糕，祁燕背着她一跃而下，接着便传来禁卫军大唤“抓刺客”的声音。

“我们被人盯上了！”祁燕低声道。

晏倾君正想着她不是聋子，当然听见了，祁燕又加了一句：“不是禁卫军。”

晏倾君本能地回头，心下一惊。她们身后跟了几名黑衣人，动作轻盈，身手敏捷，个个都盯着她二人急速奔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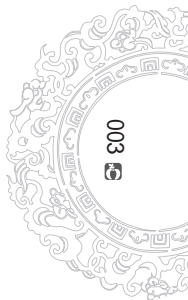
是谁的人？晏玺？奕子轩？

无论如何，既然逃了，还被发现了，干脆竭尽所能地逃一次！反正被抓回去的后果都是一样！

“落霞……”晏倾君正欲对祁燕说什么，余光扫到她们正在行进的方向，怔了怔，忙道，“落霞，你去哪里？”

祁燕难得地有些羞赧，略有歉意地道：“我只记得这条路。”

这是往城西的一条路，当初“鬼斧神医”待的地方就是城西破庙，可偏偏，也是往奕家





所去的方向。晏倾君脑中灵光一闪，既然到了这里，说不定躲在奕家反倒更安全！

“我们去奕家。”晏倾君作出决定。

祁燕点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奕家的大门自然是入不得，晏倾君指着路，让祁燕在大小胡同里来回穿梭，虽说无法将身后那几人完全甩掉，可是也能拉出点距离来。待到二人七弯八绕地到了奕家后门，晏倾君再次回头，见无人跟上，稍稍吐了口气。

晏倾君正要唤祁燕越过一处院墙，祁燕突然放开她的手，让她从她肩头滑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腰间长剑倾身刺了过去。晏倾君不是习武之人，五感比不得祁燕，待到看清祁燕的动作时才知道发生何事。

就在她们停下来时，一个黑色的人影从奕家的墙头蹿了出来，虽不知是否是冲着她们来的，可两人在此，必定会被人发现，因此祁燕抽出剑来先下手为强。

但是……

晏倾君看着互斗的两人，低唤道：“落霞！住手！”

祁燕一怔，收住招式，连连后退到了晏倾君身边。

从奕家出来的黑色人影显然不是祁燕的对手，祁燕收手后她仍是向后大退了几步才勉强稳住身形。

“封姑娘！”晏倾君眯眼看着眼前之人，虽说用黑色纱布遮住了大半张脸，但那双眼，她不会认错。

封静疏闻言，身形一滞，见到是晏倾君，尖锐的眼神方才柔了几分，收起长剑正要向两人走近，漆黑的夜空蓦然亮如白昼，奕府内人声嘈杂，可听见凌乱纷杂的脚步正向后门拥来，夹杂着着急的低唤：“姑娘不见了！快找！”

晏倾君看了一眼封静疏，不知她今夜为何会想要逃出奕家，可是现在这种状况，奕府她是不能躲了。

正在此时，刚刚尾随晏倾君与祁燕身后的几名黑衣人再次出现在视野里。晏倾君与祁燕对视一眼，互相点头，祁燕便迅速地揽住晏倾君，两人再次行起轻功。只是这次，二人当真是毫无方向地乱闯。

晏倾君自小便养在皇宫，偶尔与晏珣出宫，熟悉的也就是奕家这一块。去南临是要出南面城门的，便任由祁燕带着她往南面逃。而封静疏不知何故，也跟随着二人的步伐。

是以，她二人身后跟了三批人。

一个封静疏，几名皇宫里追出来的黑衣人，大批奕家追出来的家丁。

晏倾君只觉得面风如刀，割得她眼都睁不开了。祁燕刚好背着她在高处一层的瓦片上行进，她心中不安，忍不住地回头。这一回头，让她本来悬在嗓子眼的心剧烈地跳了跳。

从上往下看，追她们的可不止三批人！

大批的禁卫军，不知从哪些角落里拥了出来，由四面八方向中间靠拢，也不知追的到底是不是她二人。

“落霞，折向北面。”晏倾君记得，北面有一处广无边际的静兰湖，是都城著名的烟花之地，她曾磨着晏珣与奕子轩让他们带她在白日里去过一次。

祁燕不着痕迹地换了方向，可她带着晏倾君，速度始终是受些影响，那几名黑衣人身手也不差，眼看离热闹的船舫聚集地还有短短半里路程，硬是被那几人拦了下来，团团围住。

封静疏突然拉住晏倾君，低声道：“挟持我！”

晏倾君一愣，再仔细看那几名黑衣人，其中一人的身形分外眼熟，是……商阙？

他追着她们做什么？

晏倾君管不得那么多，抽出匕首扣住封静疏，低问道：“几位侠客紧追不舍，不知所为何事？”

黑衣人中的一人站出来，正是晏倾君觉得眼熟的那人。他摘去脸上的黑布，轮廓分明的脸在月色下散发出几许寒光。

晏倾君垂下眼睑，扫了一眼封静疏，追着她们的人果然是商阙！

“让开！”晏倾君握紧了手里的匕首，冷喝道。

“杀了我。”封静疏突然低声道，“杀了我或许能让他分神一小会。”

封静疏的声音里是止不住的哀伤，被夜风一吹即散。

“上次我让他带我走，他不肯……”封静疏继续在晏倾君耳边低语，“倾君公主，他这次有任务在身，不会轻易放过你，莫非你会在意我一条小命？”

晏倾君心中一亮，原来如此。





商阙有任务在身，因此带着人深夜潜在皇宫内。刚刚她与祁燕出逃，引来禁卫军，刚好暴露了他们的存在。禁卫军一向是奕家管制，所以商阙追着她们，想抓到她威胁奕子轩。

奕家人是冲着封静疏而来，大批的禁卫军，恐怕是冲着商阙来的。凭着晏玺的能耐，商阙的动作，他不可能毫不知晓。事先便做好准备，瓮中捉鳖才是他的行事作风！

但是，为何封静疏会刚好在今夜出奕家？为何封静疏要帮她？

“奕公子待我很好……若非他，我早在一年前便死了。”封静疏继续低语道，“我不想继续背着你的名头接受他的好。今夜本是想就此离开……可是既然撞到了，倾君，我欠奕公子的，一并还给你了！”

晏倾君一听，唯恐她又会自行撞向刀口，来不及思考，手中的匕首已经离开封静疏的脖颈。

封静疏微微一愣，笑容如秋日凋零的野山花，萧瑟而凄凉：“既然你不肯杀我，我替你拖延时间。你看好机会，逃便是！”

说罢，封静疏一手抢过晏倾君手里的匕首，指向自己的脖颈，对着商阙大声道：“商阙！放了她们！”

商阙幽冷的眼神突然闪烁起来，直视着封静疏，并不言语。

晏倾君与祁燕交换了一个眼色，祁燕微微摇头。这几人，武功不差，她只身一人难以对付，更何况加上一个晏倾君？即便是侥幸胜过了，刚刚那批追着她们的禁卫军恐怕也就到了。

“商阙，承人之情，必竭力还之，这是以前你教我的。”封静疏握着匕首的手微微颤抖，哽咽道，“她们不过是两名女子！静疏欠她们太多，我不怪你杀了爹爹，不怪你一年来对我不闻不问，不要求你带我走，也不奢望你为了我舍弃你的商洛，现在，就算是念在我十年的青梅竹马，放过她们，好吗？”

封静疏被浓烟熏过的声音沙哑而破碎，在凛冽的夜风中如同断断续续的割木之声。

商阙黑色的衣袍被风刮起，坚毅的脸上表情隐忍，眉头渐渐皱起，握着剑的手突然放松，从腰间取了枚暗器向封静疏投过去。

封静疏手上的匕首被打落，那暗器一个弧度，连带着她腰间的长剑也随之落地。

就在商阙动手取暗器时，祁燕看准时机拉着晏倾君，举剑刺向刚好拦住她们二人的黑衣人便打算逃，晏倾君顺势撒了一把刚刚偷偷握在手心的毒药。

商阙见状，运功欲追，封静疏突然取下了掩面的黑布。

银白色的月光斜倾在封静疏脸上，狰狞的伤口，凹凸不平的面皮，如同枯老的树干，偏偏那是一张人脸，被烈火灼伤的脸，还渗着伤口愈合后的黑红色，整张脸上，唯独那双眼清凉透彻，如同旱地里的一汪清泉。

所有的杀气瞬间收敛，无论是商阙身上的，还是随行几名黑衣人的，他们齐齐看向封静疏的脸，惊诧不已。许是夜风太大，商阙的步子不稳，往后退了几步，本是紧紧握着长剑的手开始剧烈颤抖，眸子里的坚冰如同干涸皴裂的地表，一分一寸地裂开，破碎。

也就是众人这一个失神，祁燕带着晏倾君飞快远离。

商阙却是站在原地，不打算再去追，只怔怔地看着封静疏，满目通红，半晌，才从牙缝里飘出两个字来——“静疏。”

封静疏的眼泪顺着凹凸不平的脸大雨般落下。她撇过脸，不再看任何人，面无表情地向着来时的方向离开。

晏倾君带着祁燕到了湖边，一望无际、数不胜数的船舫，不绝于耳的丝竹之声，莺燕温柔的缱绻唱调，往来不息的商客，无不昭示着东昭的繁华。

“走。”晏倾君拉着祁燕，随便找了艘船舫就想上去。

祁燕扯住她，她回头一看，刚刚奕家的那群家丁，不知为何没有追着封静疏，反是将她二人围住。

晏倾君轻笑，看来奕子轩来了。

祁燕再次抽出长剑，让晏倾君待在她身后，眼神冰冷地扫向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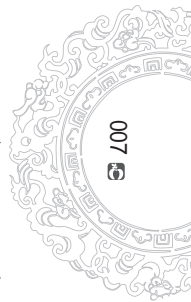
奕家的几十名家丁毫不怯弱，不带犹豫地冲了过来，祁燕将晏倾君往后一推，只身迎上去。那一推，却是将晏倾君推到一人怀中，淡淡的兰花香扑面而来。

晏倾君被奕子轩扣住，飞身离开一片混乱的静兰湖。

夜色如墨，不知何处来的一片乌云遮住星月的光辉，山林间一片漆黑，隐约可见山头上相视而立的两个模糊人影。

晏倾君一手挡住狂风，眨眼看向山下。

这山头，她来过。晏珣与奕子轩曾偷偷带她出宫，到这山头来看日出。





“你想拦住我？”晏倾君偏头看着奕子轩，风太大，使得她的话有些断断续续，“你昨夜不是还要送我走吗？现在我走，只要你放我出东昭。”

奕子轩并未看向晏倾君，而是面无表情地看向安静沉睡的都城，衣发翻飞。

“刚好，我走了，你继续将罪责推在我身上，说是被我设计今夜才会说出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晏倾君说着，从袖间掏出一个瓷瓶，扔给奕子轩，“哪，这是迷心散，可迷人心智，届时你就说被我暗算中毒了。干脆我再亲自写封信，说毒是我下的，刚好我今夜‘畏罪潜逃’，无须连累你的奕家，也无须你想尽法子脱罪。”

晏倾君微笑，她相信奕子轩已经想好了法子脱罪，但是，有哪个法子比再将罪责推在“绍风郡主”身上更方便？

“将罪推在‘绍风郡主’身上，东昭便有了讨伐祁国的借口。”奕子轩仍是看着夜色，淡淡地道。

晏倾君轻笑道：“晏玺真要‘讨伐’，借口多的是，不在乎多我一个。”

“你就此离开，太子妃无故失踪。”

“会有人找吗？会有人关心吗？”晏倾君仍是笑，她晏倾君也好，封静疏也好，这世上无亲无故，没有人会在意。

“你将罪揽在自己身上，便伤不到奕家半分，也伤不到我半分。”

“那不是正好？”晏倾君笑得更欢，“不伤你，又能如我所愿，再好不过了。”

“阿倾。”奕子轩突然转过脸，看着晏倾君，微微皱眉，眸子里闪着不解的暗芒，低问道，“你回东昭，究竟是为了什么？”

晏倾君一怔，突然哧哧地笑了起来：“奕子轩，你莫不是与其他人一样，以为我是回来报复你们的？”

狂风渐弱，不过片刻便消失无踪，半点儿风声都无。奕子轩淡淡地看着晏倾君，看不出眸中神色，半晌才道：“阿倾，我承认，晏珣说得对。我只认识最近四年的你。所以现在的你，我认不出来。”

晏倾君撇开脸，看向无边夜色。

“我认识的阿倾，善良贤淑而安静，偶尔调皮，喜欢出宫玩闹。”奕子轩的眸子里泛起

柔光，看着晏倾君，却像看着别处，缓声道，“所以我以为你与我一样，是讨厌身份束缚的。年轻气盛时我对所谓的家族、所谓的身份极为不屑，自负地以为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便能争到手。可是，阿倾……后来我才知道，我娶不得你，给不了你幸福。而你一人在宫中的生活，会更为艰难，所以我才会同意晏珣的计划，送你去和亲，想要借机送你出宫。”

“可是中途出了意外，晏珣想要杀我，所以你和他在反目？”晏倾君笑问。

奕子轩垂下眼睑，并未回答，而是继续道：“三月初三，我去皇宫找你，我想带你走……可是阿倾，父亲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我身上，若没有我，奕家元气大损。那时我以为，送走你，是对你，对奕家最好的法子。”

晏倾君面上的笑容渐渐消失，静静地听奕子轩的话。

“我以为，你懂的。”奕子轩再次看着晏倾君，微微一笑，“当时那张便笺……”

“我知道。”晏倾君抬眼，含笑对上奕子轩的眼，“细如尘的奕大公子怎么会将那么重要的东西遗漏？多亏了那张便笺我才知道你和太子哥哥的计划。所以我就该对这施舍的便笺感恩戴德？”

奕子轩眼神一闪，沉默不语。

“你以为我会恨你的欺骗和利用，想要报复才回到东昭？”晏倾君逼近一步，凝视奕子轩，目光灼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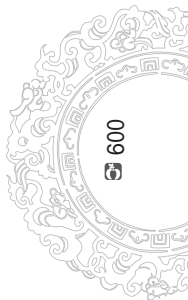
奕子轩闭上眼。

“你以为我愿意帮你，是为了报复晏珣？而昨夜的设计是为了报复你，报复奕家？”晏倾君再逼近一步，已然到了奕子轩跟前，笑道，“其实我从未恨过，我沦落到那般落魄境地，谁都不能怨。”

要怨只能怨她自己信错人，要恨只能恨自己不够强大，错的是她，所以被任何人欺骗利用伤害都是自找的！

“既然无怨无恨，为何……”

“为何对你不再有情？”晏倾君又一步逼近，挑眉讥笑，“真是抱歉。这都怪那坏事的便笺和你漏洞百出的计划了。倘若当时你一心骗我到底、将我推上绝路，我会欣赏你的狼绝无情，心无旁骛方可成大事；倘若你为了我不顾奕家带我出宫，我会欣赏你的情深意重，倾心相报，不负真心。可惜你一边放不开家族利益，一边斩不断私心挂念，这等优柔寡断之事，只会让我——瞧不起！”





夜风徐徐地刮了起来，卷走晏倾君话末的余音。

乌云恰好在此时散开，清幽的月光由上而下倾泻而出。星光闪烁，奕子轩的眼里却是暗沉死寂。

衣翻飞，发凌乱，他沉静得好似要融入夜色中，凝视着晏倾君，不言不语。

晏倾君退后了几步，轻笑道：“如此说来，你可明白了？此番回东昭，我不为报复。今夜那一出，不过是配合父皇。我没有你与晏倾云那么好运，背后有家族为倚靠。我要在父皇眼皮底下活下来，就必须是一颗有用的棋子。现在我不想做棋子！要么你放我走，要么你抓我回去再次置我于死地，你选吧。”

奕子轩凝视着眼前女子三分娇柔三分妖娆的笑脸，眼神几番变幻，最终，空洞无底般的黑色眸子隐去一切情愫，他侧过身子，撇开脸，轻笑道：“你明知道结果，何须让我来选。”

“那麻烦奕公子快些送我下山！”晏倾君的这句话里没有揶揄，她是当真想快些下山，晏玺不知何时会发现她出逃，拖延一刻便多一分危险。

奕子轩再次看了晏倾君一眼，伸出双手将她揽住，行着轻功下山。

山间树影婆娑，枝叶沙沙作响，奕子轩一路不语，晏倾君嗅着曾经熟悉且让她安心的兰花香，微微阖目。

今非昔比，往事成风。

从山上往下看，可以看到大批禁卫军正往北面聚集，想是追捕商阙而去。刚刚还繁华热闹的静兰湖已经一片慌乱，隐约可见细小的人影四处逃窜。

直至下山，凄迷的夜色中好似一切平静。

奕子轩放下晏倾君，背过身子，淡淡地道：“今夜大批禁卫军抓捕宫中刺客，你要走，明日吧。四个城门口，我会打点。”

话音刚落，抬脚便走。

晏倾君抬眼看着他很是瘦削的背影，眨了眨眼，无言。正要离开，那背影突然停下来。

奕子轩转过身子，又折回来，从袖间掏出什么，挂在晏倾君腰间，未等她反应过来便反身离去。

晏倾君垂首，见自己腰间多了一串微弱的光亮。月光下折射出五彩的光芒，夜色里清亮